



她的菜園

翟永坤 著

她底遺書

翟永坤

目次

捉	雙	回	願	審	判	給	慕	眞	人生之一幕	初	戀	她底遺書
---	---	---	---	---	---	---	---	---	-------	---	---	------

一 五 三 七 三 九 九

「捉雙」

王家莊的人，每天起來的很早，這一次是在一個初夏的清晨，農夫們差不多都荷着鋤頭到田裏工作去了，一些婦人都在家裏做飯，她們驀然聽得外邊一陣陣的喧嚷，祇當又是土匪來了，她們慌忙跑出來看，原來是前面用竹床扛着兩個縛綁在一起的人，在大路上走，前前後後一羣大人小孩在大聲地叫囂。

這事情未發生以前，王家莊的人們早知道這是必不可免的，因為王五早有買掉他底孀孀郭氏的決心，自他叔叔死後，明知道曾三胖子與他底孀孀有姦情，但總找不出證據來，也捉不住他們，這是很令他氣憤的。他常常想「捉賊要捉賊，捉姦要捉雙」，古人說的話是不錯的，祇要一拿住他倆，什麼事都好辦，要是拿不住的話，一切都白費。

曾三胖子與郭氏往來簡直成了一種公開的祕密，這全村莊的人沒有那一個不知道，然而祇是知道罷了，他們這種行為在王家莊的人底眼睛裏雖然是看成最壞，最不道德，他們也不去作非分的干涉或破壞的，因為這莊的人們素來是遵守

着「各人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的遺訓的。

自然，王五就不一樣了，這村莊的人對於他們雖不加以非分的干涉，卻流言蜚語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給王五聽着怪難受的，一則是受着惡劣的空氣的壓迫，一則是別有用心，所以他就漸漸地注意他們底行動了，後來也就時時刻刻地窺伺着他們。

「媽的！會三胖子是什麼東西！欠你幾個賭博錢，你配逼我嗎？看罷！看看老子的手段！」王五常對着人這樣氣憤憤地說，就是他自己私地裏也是這樣想。

真的，他們爲着賭博的事，常常爭吵，有時還扭打在一

團。王五底頭上因為還留着一個小辮，他扭住他底小辮就不放，因此他總是吃虧，如今他們已經成了深仇。

這幾天王五欠的賭賬，除會三胖子的不算還有很多，別人老是逼着他要，他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弄幾個錢還賭賬，他決意要賣掉他底嬌嬌了，這樣一來，還可以報報會三胖子的仇。

會三胖子也知道外邊的風聲不好，王五對他將有不利的舉動，所以他和郭氏來往更為祕密了。以前太陽未下山，他就到她家裏去，直到第二天半晌午才走，現在可不然了，他每晚去的時候已是更深夜闌，不到五更就又走了。就是走得

晚一點，可視作例外，不是尋常。

這一天的晚上，雖是在初夏，並不感覺得十分熱燥，空中沒有游蕩着的薄紗似的雲，滿天的星閃爍着它們底眼睛，一絲絲的微風正在吹拂着，宇宙是一片黑黢黢的，一切都看不分明，只瞧得見前途一條白茫茫的大路，到處靜寂得異常。曾三胖子喝得醉醺醺的老遠的唱着「小寡婦上墳」的調子走來了，但他一唱，四下的狗都叫起來。後來陡然聽不見他底唱聲了，不消說他是快走到郭氏的門前，怕驚動了旁人的原故。

他一到她底家，大門是虛掩着，推開，進去，又隨即掩

上，她還未覺得，直到叩她底房門，她才在裏邊發問

「是誰打門？」

「還不是你底野男人！快開啦！」他又拍了一下。

「急着去死！」她撒嬌般地在裏邊說。

房門剛一打開，他就撲上前去，如鷹似虎地把她抱上了，又瘋狂似地向她接吻。

「你別——」她掙扎着說。

「怎麼？——不教？？」他也不要她底抵抗。

「你底嘴一個大酒氣！」她說。

「喝了酒就不教……？」他又說了一個半截話。

他們這種小糾紛總是免不掉的，就是他不喝酒，她也尋別的差錯來開他底心，比喻說這幾晚上，他來到的時間比以前的確晚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但她總是埋怨他不早些來。這種糾紛可以說是他們底愛的表現，是最快樂而神祕的。

第二早晨，天剛才亮，王五就領着二十多人去包圍他們了，他們還是在酣睡着，一點也不知覺。

房門是緊閉着，王五一面令人把守着門，一面自己同幾個人從窗戶裏跳進去。房門打開後，外邊的人一蜂擁就擠進去了，床上睡的人，才從夢中驚醒，但這時已無法可想，祇

有聽其自然了。

曾三胖子驚慌地從被窩裏伸出頭來一看，差不多的人，他都認識，還有許多是他底賭友，但都是與他有仇的。

「禿驢！你倒怪舒服，跑這裏來睡！」這是一個手裏拿着繩索的人說的。

「還不起來？禿牲！」王五的聲音。

「隨便兒子們把老子怎樣辦罷！」曾三胖子忽地坐起來，氣忿忿地。

「五啊！你也不怕雷打，直然管起你嬸嬸的事來！」

郭氏瑟瑟縮縮地也罵起來。

「這是你做的好事！叔叔死後，你不守節，教你嫁，你也不，……這是你做的好事！」王五一邊說，一邊動起手來。

「你們都來呀！把他們網上！」

王五底這個命令一發出來，頃刻之間，一羣人七手八脚地都在網綁床上的兩個人了。

「把他倆都綁在一起！」這個命令是王五補發的。

不久，他倆就臉對臉，腳對腳赤裸裸的被縛在一起，而且被移到他們早已預備妥當放在大門外的一張竹床上去了。

他們把他倆抬起來走的時候，太陽已昇起得很高了，他

們邊走邊罵，他倆在床上也亂嚷起來，回罵他們。罵厲害了，王五過去就給曾三胖子一個耳光，但他底手脚都綁得緊緊的，是沒有反抗的能力的，祇有用嘴去反抗：

「打老子！不孝的東西！……」他罵。

「禿驢！你底嘴還硬，今天就給你一個厲害！……」王五也罵。

「哼！看老子和你嬌嬌睡覺！」

「五！你不怕雷打，這樣擺佈你底嬌嬌？……」這是郭氏說的。

別的人也有罵他們的，對着郭氏還沒有什麼，對着曾三

胖子特別的用一種不好的態度去諷刺，揶揄，痛罵，這些人都是他在賭博場上結下來的仇怨，特爲來報復的。

村上村下看的人很多，前前後後跟隨一大羣，瞧把戲似的，着隨他們走。

正在田裏佝僂着腰從事耕作的農夫，也不耕作了，祇翹起頭來望，望着笑。

在家裏做飯的農婦也出來了，牽着一些孩子。還有腳纏得如撩鈞的大閨女，也跑出來站在門口遼望。

擡着的人愈走愈近了，她們也愈看得顯然，她們有點過意不去，就往門後退了幾步，閨女們搭在母親底背後伸着

頭瞞。

「媽！他們是幹嗎的？」閨女問。

「管他呢，快快進去，有啥看頭？」母親回答。

「你可看咧？」閨女反問。

「我們是大人不要緊，女兒家看了是不大好的，快進去，來了，來了！」母親催促着。

閨女進到屋裏，仍然倚在窗臺上望，孩子們用他底嫩手指東劃西地叫母親瞧。

「是的，我看見了，不要嚷！」母親依然站在門口。

王家莊是很長的一條村落，走了許久，才走出莊口，這

一莊的人算是看不見了，就回頭仍然做他們應做的工作，可是那一莊的人又接續着出來觀望了。總之他們走了幾莊，就擾亂了幾莊的人們底和平。最後又走到青石集了，適逢那天是「熱集」，趕集的人非常的多，往日到太陽要下山的時候，集上的人就漸漸地稀少起來，今天特別的熱鬧，雖然天要黑，街上依然擁擠得很。大概今天是集上有一臺二簧戲的原故罷。這時候戲還未殺鑼，所以看戲的人也未散去。到他們走在集上把竹床向那裏一放下的時候，集上的人就人山人海地圍繞着瞧來了，即使正在看戲的人，也不看戲，蜂擁地擠在這一堆。

「不要看，快擡起來走！」王五嚷着叫。

「走？到那裏去？你這幹嗎？」一個魁梧的大漢從人叢中跑出來過去就給王五兩個耳光。

「你打！打？……」他倆揪成一團。

打的人祇是打，看的人祇是看，以前幫着王五的，現在也不管了。旁人都莫明其妙，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也當然知道那一條大漢就是郭氏底弟兄的。

「誰敢在集上亂打架？有什麼事不可以解說？把他們拉開，快！快！」這是本集上的一個戴藍色眼鏡的胖紳士說的，他底命令一發之後，馬上就有人去解勸了，旁觀的人也

不旁觀了。不久，他倆都被各個拉到另一個地方，但他倆還是奮力掙扎着要去再打，同時嘴裏也罵個不休。

「他媽的！王五是個什麼東西！」這條大漢，一邊被人擁着走，一邊大罵。

「你底姐……姐偷人……」王五回罵。

「算完了！……算完了喲！……」解勸的說。

「算完了？哼！非擡到縣城裏去見大老爺打官司不可！……就這算完了？……哼！敗壞了我王家底門風！……」王五理直氣壯地。

「王五！你蠻橫什麼？我用二指長的紅帖就可以把你送

到縣裏押起來！我早知道你底意思，你想把你底嬌嬌賣掉，弄幾個賭博錢不是？但你也得聽我們管閒事人底話呀！」這還是那個戴藍色眼鏡的胖紳士說的。

這個紳士所以要戴有顏色眼鏡的原故，因為他底左眼皮上生有幾個疙瘩，不甚雅觀。這樣，可以避免別人瞧見。

這時候，他確乎忙得厲害，一跑到集南頭，一跑到集北頭，他並不覺得疲倦，並且還欣然喜色，因為他也是許久沒有錢用，若是這一件閒事要管好了，賣人的生意要做成了，他自己豈不是又很弄得幾個？

不久的工夫，王五也被說服了，一點也不像以前那樣野

豬似的叫囂，胖紳士說什麼就什麼，很能聽他底話。

據胖紳士對王五說，郭氏底弟兄是沒有問題的，他近來也欠了別人的一點賭博賬，沒法還，祇要分一筆款給他，什麼就可以解決，叫王五放心。

在床上網在一起的一對裸體男女也解救下來了，他們都穿好了自己底衣服，衣服也是胖紳士送來的。

這時戲也殺了鑼，集上的人也散盡了，天漸漸地撒下了黑幕，罩住了人間的一切醜惡。

回 顧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

這正是秋末的時分，金風瑟瑟，一陣陣的吹過，不惟人是感覺着涼意，黃葉紛紛也都辭別了故枝。蕭殺的天氣，微帶着黯澹，河水也依舊的琤琤琮琮的流着。樹枝上沒有小鳥歌唱，祇有殘葉在枯枝上如嫠婦怨女般的嚶嚶啜泣。此外一

切靜寂，——死一般的靜寂，這樣最能使人斷腸！

趙素屏顛顛簸簸瘋癡似的信步走到這塊荒原，遙遙的就望見一座孤墳。他知道這座孤墳是他愛人玉森最後長眠的處所。他的腦筋愈加迷離，他的心脈愈加振動得厲害，他的久欲流下的眼淚，也不覺奪眶而出，簌簌的淪在面龐，由面龐淌在衣襟，由衣襟滴在枯黃的淺草上了。因為他知道這就是玉森，久別離的玉森今日得會見了！

他在坟墓旁繞行，一圈，二圈，三圈……他不覺得疲倦，只有憤悶之火在他內心的燃燒。呵，他的孤寂，如黑夜瀰漫的大海裏漂流的一艘孤舟，他覺得宇宙祇有他一個人生

命的存在，別的事物都是漠漠無關的，茫茫天地追尋不着伴侶和同情。啊，無限的淒涼侵蝕了他的破碎的靈魂！他只得在墓旁徘徊，留戀。

他看看青石的墓門，他看看墓旁的衰草，落葉飛舞，流水清響，任憑它一切的天籟奏起可歌可泣的幽韻，他都不會留心過。他想到玉森的生前，他又想到淒涼的自己，他的眼淚不覺又湧出來。他無意的躑躅到離墓旁不遠的一塊石磴，百無聊賴的坐在上面，他和玉森的往事閃灼的在他眼前顯映——

他們的結識，是同在C城讀書的時候，然而那時不過是

一個平平淡淡的朋友，彼此毫無留戀，後來才漸漸的親暱起來。在一個城內，雖然時時見面，信音自然也是要常常往還，一有小分散，即不勝別離之感。

有一年暑假回故鄉的日期他們是約定了，各個都抱着異樣的心情和熱烈的希望。

時光的流駛，在這短短的幾天之內很容易過去了，在我們覺得很短，在他們覺得是很長的。他們決定那日南歸。忽忽整理行裝，匆匆到了車站，火車已經嗚嗚的叫了。

火車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們的心情越發跳亂得厲害，他們是對坐着，有時相視而笑，有時默默無言，然而他們都含

着一種無名的羞澀。尤其是玉森，素屏和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臉上不覺的泛起了一層薄薄的桃色的雲霞。

「好熱啊，今天！」素屏望着玉森這樣說。

玉森正在看窗外雷馳電掣的風景，聽素屏在向她說話，才慢慢的把視線移到他的臉上。

「是的，今天真熱！你瞧！我拿這把羽扇祇顧搧，汗還是依樣流！」她說罷又把視線移到窗外。

「玉森！我要問你一句話。」

「甚麼話？」

「你：？」素屏不好意思的問下去，略帶着微笑。

「到底甚麼？你快說呀！」

「你·你訂了婚嗎？」

「沒有。——」玉森的聲息有點顫動而低微，半晌才這樣回答。同時粉白的臉上也起了一層淡紅的顏色。

「——是的，我早已訂過婚了。」玉森又繼續她的話來。

「但是幼小時訂的，未經我的同意，現在我自然是不承認了。甚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都是胡扯，……」

火車早已停駛，嘈雜的人聲打斷了他們的密語。

「喂！這不是N站嗎？趕快下車罷，玉森！」

N站離他們的故鄉W縣還有千把里路，但必須從此地轉車才可以回家。因為南下的車還沒有消息，他們等着有點焦急了。商議的結果，他們就進了離車站不遠的一座旅館。他們所居的一間房的陳設，還很精緻。進門的右邊放了一張鋼絲床，床上的大花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左邊放三把椅子，一是蘇化(Sofa)，那兩把是學士椅(或稱太師椅)都緊緊的靠在粉白的牆邊。房屋的中間，放一張長條桌子，桌上擺了兩個輕巧的花瓶。中間牆上掛了四條花草畫得很美麗的屏幅。這一間屋子，可以說是比較清潔而陳設完備的。

素屏在床上，玉森就在他對面的蘇化上斜倚着，他們默

默的相對無言，很久很久玉森才說：

「素屏我替你畫的兩張畫，你要嗎？」

「你送給我的東西那有不要的道理？何況又是你親手畫的？」素屏高興極了，這樣回答。

「在那里？給我看看。」素屏現出等不得的樣子。

「在我箱子裏，我來取。」她扭扭妮妮的去把畫子取出來又扭扭妮妮的走到素屏的身邊。

「你瞧！這不是？」

素屏慌忙的站起來，把畫接過去細細的一看說道：

「好極！」

「別笑！請你正經的批評批評罷。」

「誰笑？真是不壞！兩張都送我嗎？Merci beaucoup」

「都是送你的，別鬧你的臭法文罷，拿去，得了！」玉森說罷，看着素屏的臉，微微一笑。

「我用甚麼報答你呢？我照的還有一張像片送給你罷？」

「好。我也有一張像片，是去年冬天照的，也拿出來送你好了。」

他們把像片各自拿在手裏，互相交換了，素屏說

「這是我們永遠的紀念啊！」

「是的，我們當永遠的紀念着。但是……」玉森的話未

說完，伙計把房門一推進來了：

「趙先生，開飯不開？」

「還早罷？」

「哼！早？現在已經八點鐘了，我們這裏夜間到八點鐘是要開客飯的。」

「好罷，再過十分鐘你就開罷。」

「但是將來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嗎？」玉森湊近了素屏的身邊一些。

「唔——」

這時素屏的雙手已握着玉森的臂膊，他的臉已偎着她羞

澀的面靨，他們緊緊的擁抱着了。

「玉森，我要求一件事你答應嗎？」

「甚麼事？」

「今夜就在這裡休息，明天搭車回去可以嗎？」

「不！」玉森撒嬌似的回答。

「爲甚麼不呢？你要知道真正的戀愛，靈肉是一致的。」

「我不認成這句話是完全對的。我們講戀愛當以『靈』爲主體，說到『肉』實在太卑陋了！我們的戀愛是高尚的，純潔的，神聖的，超脫肉體的，千切不要提到甚麼肉不肉，污穢了我們聖潔的靈魂！」玉森很得意的這樣說下去。

「喂！飯開來了，再不要發表你的戀愛論罷。」素屏見伙計將飯開來，慌忙的鬆了擁抱，就這樣來一句。

「戀愛論是不必再發表，但今天一定要搭車了，我可不是和你開玩笑的。」玉森回過頭來向伙計問道：「南下的車幾點鐘來？」

「大約十點鐘可以開，現在快賣票了。」伙計回答。

「就在這邊歇一宵有甚麼要緊？」伙計出去後，素屏發急似的說。

「我偏不！」

因為他們商議不到一起，祇得暫時拋棄他們的甜蜜之

夢，登上他們沙漠的旅程了。

這時明媚的月華已懸掛在中天，漠漠黃沙，一望無垠。偉大的濃厚的夜色，深深的籠罩了一切。轟轟隆隆的車聲驚破了宇宙的無邊之靜寂。他們在車上同坐在一個座位，有時望望窗外的夜景，有時同讀他們所愛讀的詩詞，一念到：

「紅藕香殘玉簫，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回？雁字來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又上心頭。（李清照「剪梅」）

他們都有點不樂。實在他們都不慣別離，如果真個分散之

後，他們又不知作如何感想呢。

火車到了W站了。W縣就是他們的故鄉。素屏和玉森把行李收拾好，叫了兩把洋車就進城到玉森家裏去了。因為素屏的家離城還遠，即刻不能回去，不得不在此暫住一時。

玉森的家裏，素屏先前去過幾次。門前有兩株大樹，枝桠交杈，綠葉蔥蘢；清晨起來，樹上的鵲鳥吱吱的叫個不休。她家的一個母親和藹可親，父親早死過了，弟弟還小，一個妹子在小學讀書。素屏在她家裏住了兩天，過的生活異常的甜蜜而溫馨。乘着沒人的當兒，還時時接一個蜜吻或作一個深深的擁抱。

後來素屏到S埠升大學了，雖然關山重隔，而信音時常往還。玉森最後的信中會有這樣的一段——

「……久不見你來信，知道你已經忘了故人。

你抄來的一首詩，甚麼『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我早已拜讀了！唉！忘情負義的男子，把女子不當人，古今是一轍的！素屏啊！我更怨不得你啊！好在我現在的病勢愈加重了，如今我祇有立意踐踏我這奄奄待斃的軀殼！朋友！你是絕對自由的，請不要以我爲念，好在我們並沒有發生甚麼關係。素屏

啊！我知道我是沒有希望了，醫生囑我靜養，其實他和我的母親在窗外咕咕嚕嚕的輕語，我都聽見了。母親說二三日內帶我回家，這就是我的病有危險的明證！素屏啊！我對於人間已無所留戀，不過我的衰老的母親已經哭昏過幾次了，我真覺得她可憐喲！還有我的弱小的弟妹，都遠在家鄉，並不知道她的姊姊病在垂危，還有。唉！我的朋友！長別了啊！在這一剎那，我的心志比較清醒，我的精神也比較恢復，但據醫生的觀察與我自己的推測和感覺，已是完全絕望的，待這封最後的信達到

時，大概我已經離開這個醫院，臥在自己家庭的病榻了罷！素屏啊！你不是說你明年暑假回家嗎？到那時候，希望你到我的坟上去看一看，恐怕那時，我的墳上已經長滿草了！唉！就這樣的結局罷！長辭了啊！我的親愛的素屏！……」

素屏一回到故鄉，心中很放心不下，因為玉森許久許久未和他通信了。他下了火車，即忙僱一輛洋車逕向玉森家的方向奔赴。

洋車夫一氣跑到了，門前依舊有兩棵大樹，樹上的鵲鳥依舊飛遶的吱吱的叫個不休，惟這一家人早已不是玉森的

了！素屏的精神不禁有點迷離，慌亂；訪問了許多隣舍，才知道她的家已經搬到S街××號。

他躑躅到S街××號一問，才知道她埋在莽野的荒原已經有半年之久了！

……
……

啊！他的淚兒已渴，心已破碎，他不堪回憶起前前後後的往事，只坐在石磴上仰天長嘯！

秋光老了！金風陣陣吹拂，落葉繽紛在他周身飛舞，流水依舊奏起它琤琮的悠韻。除了這些，宇宙像死了一般。

這篇東西，受了某君的勸告，改如今作，與以前在晨報副刊發表過的不大一樣。

——永坤附記。一九二九，二，十七日

一九二七，二，二三脫稿。

審判

我在L小學教書的那一年中，L小學發生了很多出乎尋常的事體，就中以小學生的戀愛——這是當時大家公認的——爲最有趣，我覺得。

在一個天氣晴朗，空中沒有同雲的下午——大約有一兩點鐘罷，L小學的一所大教室裏，將有一種審判開始，但又

不像是審判，與其說是審判，不如說是責罰還乾脆些，而且

那時全是責罰，並不是先審問那一個人而後再判定他以罪名的，因為他犯罪的事實已擺佈在我們的眼前，罪名已經確定，無須再審問了。

事情是這麼樣的——

在L地方雖然是很閉塞，小學裏面還是男女同學，但在高級的學生，已有十八九歲的，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十八九歲的男女學生在一處同學讀書，從L地方的人的眼睛看來，已是很不順，何況再加以所謂發生戀愛的事呢？

季康子——其實她姓李，因他面上有麻子，故人稱爲李麻子，但多有稱爲季康子者——見他的女兒丟了兩頓未吃

飯，臉上總是呈現着憂鬱的顏色，問她是不是有病，她祇搖頭，一追問她，她就哭哭泣泣的。季康子這時知道他的女兒必有別的原因，同時L小校的學生又那麼缺嘴德，走過他的面前總是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於是他就心慌意亂的跑到學校裏去，問K校長是不是李玉芬在學校裏受了冤屈？抑或是有別的情節？K校長自然是不知道內情的，他得不到一點結果，就快快的回去了。

他回到家再三追問他的女兒，後來才知道是她的同學程聽聲在向她求婚，隨後就將那封求婚的信給了她的父親。據說求婚的信是可以寫的，不過在戀愛未成熟的時候，就冒然

寫求婚信，而信中又有許多悔贖之詞，這是大大的不可以的。可是這種悔贖，實在不是出於程聽聲的本心，也許是他措詞的疏忽罷，他的國文程度既不很高明，又是他第一次的求婚信，也是他第一次寫情書，那能不令他心緒煩亂，以至疏忽而得罪他的情人（？）呢？

這封信，不惟玉芬看了，她惱極了，季康子看畢，也很生氣，他把信讀罷以後，就往旁邊一摔，手向桌上一拍，大聲說道：「真正豈有此理！」

他們是這樣的惱怒，至於那封信的內容到底是說些什麼，誰又知道？

其實他寫那封信，也不是沒有來源的。先是李玉芬替他做了一條手帕，單就這手帕的贈與上說，已能引起他對她的深情，在L小學，學校園作工的時候，何況他們都是在一起，彼此互助哩？在別的學生的眼中，都覺得他倆是很要好的，因為他倆出出進進都是在一塊，彼此往來的也很稠密，他們都覺得他倆是在戀愛了。

程聽聲也很得意，他覺得她是屬於他的了，遂冒冒然的寫信向她求婚。

我們雖然不知道李玉芬對他作如何感想，但我們確切知道即使在所謂戀愛，也是未成熟的，不然，她對他爲什麼有

這樣的不諒解呢？

她的父親這時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臉上的麻窩，個個都是紅的，他忽然從座位上站起來，拿着那封信就往外走，不消說這又是要去找K校長了，他出門時，還聽得見喃喃的說道：「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

他一到學校，非要求K校長開除程聽聲不可，假若不開除他的話，他就與程聽聲直接交涉，——這就是說，K校長若不把他開除，他就與他直接的在大街上（因為L小校在一條大街的北頭）吵罵，打架，甚至往法院起訴都說不定，與K校長的面子是極不好看的。

K校長無法，允許一點鐘以內答覆他。他走了以後，K校長馬上就召集我們教職員開了一個祕密會議，結果，是要把全校學生召集來開一個大會，把程聽聲在大眾裏面給他一個責罰，（也就是審判），敷衍敷衍季康子的面子，於是這般，也就一了百了。但話雖是這樣說，季康子那邊還是不答應的，後來K校長派人往返去說了幾次，才能得到他的同意，於是審判才得開始。

一剎那間，學校的空氣，忽然緊張起來，搖過鈴後，不大一會，在一所大教室裏，L小校的學生也就濟濟一堂了。

在許許多多學生中間，程聽聲和李玉芬也就在內，不消

說程聽聲是必須要到的，李玉芬本來是不願意去的，後來因為某種關係，也就參加了。

其初教室裏是很喧譁的，到K校長一上講臺的時候，全堂都肅靜起來。

K校長拿起講臺的一枝教鞭，好像是要打人的樣子，但隨後又輕輕的放下了，只臉紅紅的說道

「今天開這個會，一方面是要使大家聽我講幾句話，一方面是要解決一件事情……」他說到這里，咳嗽了一下，聲音也提高了一點。

他們全注視着校長的臉，頃刻望望程聽聲，又望望李玉

芬，他們都很替程聽聲擔心的，因為一搖鈴開會，他們多半知道是他的事情發生了，這時他們聽到校長的談話，更且知道是關於他的事了。

他的臉上的顏色極其慘白，他的神情極其頹喪，兩眼祇不住的望着臺上的校長，好像即刻要有大禍臨頭的樣子。玉芬呢，她隨着幾個女同學坐在一個角落裏，她半掩着面，兩眼只釘着對面的半塊粉白牆壁，一點也不向別處望，好像是怕羞的樣子。

K校長將左肩向上聳了一聳，繼續的說：

「這事情，我想程聽聲他自己知道的——」

隨後他又向程聽聲作反問的口氣，聲音很高，要發怒似的。

「程聽聲！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還若無其事的坐着嗎？站起來！」

於是，全堂的視線，都聚注在程聽聲的臉上。

「我，我不知道。」他戰戰兢兢的站起來說，聲音很低弱。

「哼！還假裝不知道，該挨揍的東西！」區校長有點惱怒。

「你要知道……」他又聳了聳右肩，說「你要知道」

這個地方，是很不開通的，即使辦這L小學，費了多麼大的艱難，氣力，才辦得這麼樣，好容易又才辦得男女同學！像你們——注：不說「你」，而說「你們」者，亦有諷刺季康子及其女之意也！——這樣的胡鬧下去，學校還辦不辦？人家的子女還送他們來上學不來上學。就是講戀愛，也得懂戀愛的道理，你想這麼不開通的地方，也能講戀愛嗎？你也未想你是有了妻子的人，依我說，有妻子的人根本就不配講戀愛的。程聽聲！你自己說你配嗎？今天也不用多說，你的罪名是已經定了的。· · ·」

他一面拿了教鞭，一面下了講臺向程聽聲那邊走。

大家將注視着K校長的目光又轉移到程聽聲的臉上了，他臉上的顏色比以前更其慘白。

不到幾分鐘之後，祇聽得霹靂拍拍的竹梗聲落在程聽聲的兩隻後股上。在「啊唷」：「啊唷」的哭喊中，還聽得見K校長的「你再胡鬧不胡鬧？你再」的審問聲。

同時，我們注意到坐在那角落的李玉芬，她是在掩面啜泣着。

我們的K校長，揍了胡鬧的學生程聽聲以後，又聳着肩慢慢的回到講臺上，他在那上面站着，臉紅紅的，虎視眈眈的望着全堂的學生。

學生們都端正肅敬的坐在位上，一聲也不響，全堂靜寂得異常。

這事情發生以後，就快要到暑假了，我就在那一假期辭了職，到別處去了。如今計算起來，我離開L小學已經有三年了。這匆匆的三年啊！提起L小學的一些事，還在我的眼簾裏顯映！

十二月五日於「北平」市

「給慕真」

久久別離的慕真：

光陰過的真快，蕭索的秋日已飄然的逝去，不覺又到冬天了！在這時候，我感覺着一種悽寂的孤獨，常常潛然淚下。

我們到底是什麼時候別離的，我現在模模糊糊記不大清楚，大概從十二年暑期以後，就各自南北，沒有見面罷。

啊，匆匆已有五年了！在這五年之中，我到處漂泊，如今是淹留在黃沙漠漠的北國了。但生活依然無聊，感覺不到一點興趣。——是的，我不能說我是世界的零餘者，找不到歸宿，找不到別人的同情，但我也不要有歸宿，要有別人來同情於我，我希望我永遠是世界上的一個孤獨者。

啊，慕真！你是已有歸宿了，我是如何的祝福你，祝福你們永永相愛，祝福你前途的幸福無量啊！

你是否依舊還在南京，我不知道。但你的消息杳然，你的音信杳然，我是如何的期望着你有音信到來啊！

你說你在暑假期中，或暑假後，到北國一行，可是如

今，已經快到嚴冬了，你還是毫無蹤影，啊啊，慕真！你到底飄零到那里去了？

知否？我是無日無夜的不在記念着你，我爲你也會暗自啜泣，我爲你也會整夜失眠，我爲你也會精神錯亂，我爲你也會起了極大的刺激，險些走到自殺之境地，啊啊，一切，一切，祇有自怨自艾罷！夫復何言！

自渭姊死後，你喪失了唯一的親愛的姐姐，算是折了膀臂，而你爲着生活，又到處流離，可憐你是一個天涯淪落的人，我對你越發繫念了！

說到渭姊，我是如何的痛心啊！記得那時我還在工校住

着，在一個愁雲慘澹的早上，我接到你從K城寄來的一封掛號信，拆開一看，原來是你報告渭死的消息，信上充滿了哀傷的話，字字都是血淚。我看畢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有默默無聲。精神髮髯，身體好像是在半空遊蕩似的，在寂寥的室中，耳邊還聽得見滴打滴打的鐘聲，慘白的面龐祇仰看着空中的流雲飄來飄去。不知怎的，無意間，落下幾顆淚來，然而那時我並感不到絲毫的哀傷。過了許久，我纔痛哭出來。

我不覺的蹣跚到大門以外，原來是想排遣我的愁苦的，然而我的愁苦，愈增高了。這時我深深的瞭解了古人「剪不

斷，理還亂」的詞句。我並不覺得我仍然是在流淚，當我又走進大開之後，有一個同學見了我說：「老王！有什麼不好的消息？我看見你是在哭呢。」他不問我，倒還沒有什麼，一問起來，我愈覺得悲傷了，我勉強的回答：「沒有什麼。」雖假裝着沒有哭，然而聲音是哽咽著的，同時用袖拭着眼淚，那能瞞得過人呢？

就在那一夜，我擁着寒被，哭到天明。

啊啊，慕真！我的心如今是已碎了！婆婆的靈魂無時不環繞在她的墓墳。因此，日日夜夜想念着逝去的故人，日日夜夜想念着南北流落的故人的妹妹，然而，你啊，慕真！早

已把我忘記了，你的忘記如同一塊石頭沈沒在深深的海底，永遠見不到他的痕迹。但是我不能忘記你，爲着故人，爲着一切。天知道，我待你的心，還如同待生前的渭姊一樣。海枯石爛，山河崩毀，此心不移，這是我對你的誓語！

這幾天更感覺得寂寞了，本想不寂寞，然而這是無可如何的事，誰能轉移得這破碎的心情，使他不受愴痛呢？

前日同幾個朋友到三貝子花園——萬牲園——去，這花園真是一片寥闊，一到那里，就感覺着秋意蕭瑟，滿目荒涼，雖然這時已經是初冬，秋天剛剛過去，照天氣寒冷上說，已是往日的隆冬了。

路途上鋪滿了落葉，我們就踏着它們遊了一周。見了這些東西，引起了我們無窮的感慨，見着它們的飄落，也就想起我們自己流落的命運了。但太息，是枉然的，我們祇看着那搖曳在空中古老的樹枝。

這花園裏面，以前的動物，聽說是很多的，如今都凋謝了。現在還有一隻一丈多高的大象，他能對你點頭行禮，據說這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東西。其餘都是一些渺小的動物了，有些小鳥簡直渺小得不可形容，我真奇怪，上帝造物是這樣的巧妙！——暢觀樓是滿清的慈禧太后和德宗的行宮，如今他們的床鋪和傢具依舊的在那裏面排列着，然而早已物是人

非了！

這時候，黃葉仍然飛落不止，有的掛在樹枝上，有的棲在屋頂，有的投在荒地，有的飄在水面，它們的棲止雖有高下，它們辭別了故枝，飄落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喲！

在這些落葉裏面，我覺得楓葉最好看，於是就檢了幾片，帶回校中，過幾天又題幾句俚辭在上面，乘着一個清冷的月夜，我又獨自跑到北海，把它們一齊撒到北海裏去，任憑它們漂泊，這樣，我覺得是很好玩的。辭句是——

吁嗟飄零者，

紛紛辭故枝，
何處是歸宿？
此生恨如絲！

恨亦有時盡，
絲亦有時滅，
隻身長孤寂，
幽怨不能絕！

飄落在天涯，

飄落在地隅，
環飛戀故樹，
淚下注如雨！

故樹不可戀，
棄絕爾如遺，
環飛復環飛，
頽然墮地陲！

墮地哽哽哭，

嗟爾意何哀？

滿面晶瑩淚，

幽怨常自懷！

故樹本無情，

何必再相戀？

祇以誓生死

海枯石亦爛！

落葉爾勿悲，

有我來相伴，
朝夕見一回，
夾在書裏面。

帶爾到北海，
還爾自由身，
狂風吹萬里，
任爾飄零零！

我把這幾句辭寫完以後，我自己也哭了，但爲的什麼，

卻不知道。

這幾天，我心裏更是愁煩，簡直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也許是我過於記念着死去的渭姊和流落的你罷，不然，爲什麼心中總是這樣的煩惱？我也想把這種無益的，徒費精神的思想減低下去，然而都是無效力的，愈想遏制這種想念，不能減低絲毫精神上的苦悶，反而加添了昔日的種種煩亂的往事，使你愈感覺得哀傷。慈悲的上帝！爲什麼我總是脫離不了煩惱之網呀！

啊，慕真！假使你能告訴我以你的消息，也許能解除我一點愁煩罷，可是你到底流落在那里呢？這不是一個無希望

的夢嗎？

啊啊！慕真！我的心早已碎了！爲着你，爲着逝去的渭
姊！

十一月十四日風雨瀟瀟之夜於北京。

人生之一幕

——貴庚多大？

——今年二十一歲。

——結過婚了嗎？

——沒有。

——訂過了嗎？

——訂過又退了。

C君初到P城的時候，人地生疏，鎮日的坐在自己的小屋中，像舊式的閨女似的，輕易不出大門一步。但他很愛和他同公寓居住的一位和藹的老婦人談閑天，因為他們是早已熟悉了，起初見了面還是「貴省？」「貴姓？」的交談着，現在自然是用不上這些話頭了，所談的也要比較更進一步。

他們同住在沙灘公寓，尤其是到了晚上，他們都站在公寓的大門口，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車馬的馳騁。這時候他們所談的閑話比平時更多了。

這位慈藹的老婦人姓張，居在江南，她特為帶她的女兒到P城來投考國立女子大學，再順便到S省去探望她的長子

的。因為她的長子國華在S省督軍署做軍械處長，有許多年未見面了。

在一個電燈初明的晚上，他們又繼續着他們的閑談。

——你今年有多麼大年紀，老伯母？C君問。

——六十三了。她帶着一種慈祥的微笑。

——你家的有些甚麼人？她問。

——有母親，妹妹，叔，嬸，一個老媽子，很單簡。

她的女兒，人很瀟灑，態度也很安詳，這時好像未聽見他們的談話似的，用她嫩白的右手遙指着街上說道：

「娘！你瞧！那邊擡來了一輛花轎，前面還有許多人擡

嫁妝，不是結親的嗎？你看見了嗎，娘？」

「啊！是的！我看見了，我們江南結婚的風俗是不和這一樣的。」她回答。

她的女兒叫菊子，面貌很清秀，有二十來歲，是在一個教會學校畢業，C君和她也是常談閑天，因此，他們由熟識而進步到相親，由相親而進步到相愛了。

她很憂愁，常對C君說，她怕投考時不准她報名，因為國立學校，是不准教會學校畢業生報名的。C君安慰了她許多，說是不要緊，可以試一試。他對她解釋，說是自從五卅慘案發生以後，教會學校學生都紛紛離校，轉入中國學校的

很多，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是要得收留的，所以中國人立的學校，他們都不能拒絕，我見有很多例子。她聽了這些話，放心許多了，然而她又顧慮到她自己的功課不行，因此，C君又借了一本上年的投考指南給她看。

光陰過的很快，他們同公寓住着不覺有兩個多月了。L大學開了學，不久就要上課，於是C君就別離了她們，獨自搬到西城去住去了。

自然C君和她們是混熟了的，天天在一起，很親熱，偶而一個人孤單單的獨自搬到西城去，是免不掉淒涼的，然而事實要得這樣，有甚麼法子呢？

C君移居在L大學附近的一所公寓裏，課也沒心上，很寂寞。從他移住在此地的日子起算，大概有三禮拜之久罷，他就寫一信給菊子：

菊子

我們自別離以來，已經有三個多禮拜了，在這三個多禮拜的時日，我無時無刻不是在想念着你，即使在夢魂裏也時常有你的影子在繚繞着。我記得有一次，我夢見你快要和一個你素不相識的男子結婚了，這婚姻是你母親作主，你是極不願意的，然而你不能反抗，一點反抗的能力也沒有，——不，有的，你反抗的唯一的武器

祇有哭泣，對着你的母親，對着我。然而，那時的我呢，很慚愧，一點也沒有救你的能力，祇眼睜睜的看着你如綿羊般的專去等待上屠場的時間到來。啊啊！菊子！你抱着我痛哭，我也流下了傷心之淚。又鬍鬚是你們快要別離我而歸故鄉了，這歸故鄉正是爲着你不願意和那個不相識的男子結婚的去結婚。啊啊！菊子！我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如萬箭齊穿似的，瑟瑟縮縮如一個罪孽深重的囚人，祇望偉大的天帝寬宥我的罪孽，同時又希望一個有權力的人，解脫我的銬鐐給我往時的自由，那時我的脆弱的心是如何的震悸啊！但是你呢，菊子，

你抱着我的頸項，死也不放，越發哭的厲害了。我們的命運祇在這一剎那，眼看着你們就快要啓行了，我們想不到別的好的解救的方法，我們祇有哭，嗚嗚咽咽的哭。後來不知怎的，你的母親偶然站在我們的面前，責斥我們道：「這還成甚麼樣子！」我們一見了她，都離開擁抱而羞澀了，然而比以前我們更哭得厲害了。啊，菊子，我醒來的時候我纔知道這是一個噩夢，臉上還流落着清淚，衾枕都溼透了！這時窗外的雨是淅淅瀝瀝的落着，斜風是一陣陣的吹着，窗紙沙沙作響，我愈感着我的身世之孤寂了！菊子！你知道嗎？我現在和你寫

信，也是在一個夜裏，這一夜，外邊的雨下的很猛，風也吹的很大，這時除了風聲雨聲以外，一切都靜寂了，祇室內殘燭，伴着我的孤影在破落的牆上搖幌，我想着三千里外的母親，想着可憐的妹妹，想到我的一切，我潸然流淚了！啊，菊子噯！我們是萍水相逢，但我永不忘記你和你的母親都待我好。不知爲甚麼，我見了你的母親，總想起我的母親，見了你，總想起我的妹妹，如今是和你們分離了，可是我總覺得，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格外覺得淒涼，孤寂。而今還說些甚麼，鎮日的雲天霧地的，甚麼也不想做，功課更無心思去上了。也許

呢，我就此萎靡下去，墮落下去，甚至死在異鄉也未可知，但我有高潔的心永永記憶着你們，這是我可以自信的。夜深了，菊子！我所想對你傾吐的話是說不出，也是寫不完的喲！我對你只有這潛潛的晶濛的眼淚！．．

C君寫於風雨之夕。

C君給菊子的信，寄去有一禮拜了，回音還渺無消息，他很焦急，然而都是枉然。他每次守着郵差到來的時間，到公寓門口的掌櫃處去問有他的信沒有，無論那一次都是使他失望的。

他再也不能忍耐着等候她的回信，於是，在一個天陰欲

雨的一日，他決意要去找她了。在他未去之前，他到理髮店花了十個銅子刮了一個臉，又回到公寓換了一件毛藍的乾淨大衫，穿整齊之後，攬着鏡子把自己照了幾回。

從他住的西城到菊子住的東城來，少說也有十來里路罷，他坐在洋車上想，今天坐的車特別的便宜，纔二十五個銅子。他又想，她爲甚麼不回我的信呢？就這樣分別之後，誰也不理誰嗎？然而總得給我一個回信啊！今天去，也許要碰釘子罷？——不會的，不會的，她們以前都待我好。……她們以前待你好，現在就未必待你好，傻東西！……他在路上就亂想了一路。

他跨進沙灘公寓的大門又想退回來，他心裏這時顫動得很，又很害怕見她們的面，因為他們許久不見，生疏的多了。最後他鼓着勇氣進了大門，又走進了二門，一直往她們住的一間屋子裏去，但是開門一看，使他吃了一驚，好像有一盆涼水在他的背上澆灌着一樣，他心裏驀然感覺着無限的淒涼。這屋子裏甚麼也沒有，東西都帶走了，空空的。所賸下的祇有公寓的兩張破椅和一張方棹在那里放着。他四下的看了一下，大有人去室空之感，於是百無聊賴的走出了這一個房間。

他問了公寓的夥計纔知道她們三天以前就走了，這夥計

又慌忙的到掌櫃處取了一封信遞給他，說是張小姐臨走時交給他投郵而還未得發的。

C君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十二萬分的熱情我完全領受着，謝謝你，今以我的至誠，祝福你，并祝你的前程遠大！啊，C君！我所懼怕的一件不幸的事，果然給我證實了。我到國立女子大學去報名的時候，他說是教會畢業，與投考章程不符，不准報名，那我還有甚麼可說呢，C君，我祇得帶着羞澀，惘然的回到公寓來了。唉，唉！這是中國的教育！這是中國坑死人的教育！近以家

兄電催，教我們往那里去，我們只得去了。別了！C君！我們此後晤面，不知到底在何年何月，但願各自努力，我想後會應該有期罷？匆匆不盡，祝你平安！

家慈囑筆致意

菊子。

C君看罷這封信，心神很迷離，鬢髮，他反反覆覆的把這信看了幾遍，但總覺着惘然，他不相信她是已經和她的母親離開P城了，他並不相信這一封信是她寫的，他很懷疑，其實這是他神經過敏的原故，也是他心神昏迷的結果。他拿着信有意無意的走出了公寓的大門，精神很頹喪的在街上來往的徘徊着。於是，他開始想他的人生哲學，他低聲的對他

自己喃喃的說道·這不過是人生之一幕。

一九二八，二，九，北京。

初戀

初戀，差不多是人人都有的，而我是發生在最小的時候，我覺得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很重要的一葉，現在，雖然時過境遷，還感覺着一種甜蜜的滋味，但細想起來，真是一不堪回首「啊！」

我第一次到姑祖母家裏去，是同三叔一塊的，那時我纔八歲，走在路上從三叔的談話裏邊，就知道姑祖母有一個孫

女，是一個長得很美麗，性情很溫柔，一點也不淘氣的一個孩子。他說，你去了，她一定和你在一塊好好的玩，不像你在家裏，別的孩子和你那樣的鬧氣。我聽了他的話，喜歡得在路上跳起來走。但我祇注意到他說的「她一定和你在一塊好好的玩，不像……」這些話，其餘的甚麼美麗，溫柔一點也聽不進，而且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於是，我腦筋裏馬上幻印着一個乖巧的，一點也不淘氣的女小孩的情影，巴不得一步就跳到她的家，雖然還有四十來里路，至少須得半日的工夫纔走得到。

我們是喫過午飯後，纔啓程的，待到姑母的家，已是黃

昏時候了。一到那裏，表叔，表嬸，姑祖母都出來迎接了，在他們中間，我發現了一個纖巧的，活潑的小女郎，她穿的是什麼衣裳，和他團團的面龐是怎樣的白嫩，在這時候，我都看不清楚，祇覺得她怪惹人愛的。

我們大家在堂屋中坐下之後，姑祖母牽着我的手到她那邊，一面摩撫着我的額髮，一面說：

「這是芝兒嗎？幾年不見，長得這麼高了，芝兒！你的媽媽在家裏做什麼？快告訴我。」

「在家做。」我羞澀澀的，還未說出口來。

「給姑奶奶行個禮。」三叔望着我說。

於是，我就把我在家裏常常演習對人行的禮，轉身對姑祖母彎了一彎腰。

「快別行禮，好孩子！」她拉着我的雙手。

後來我跑到三叔面前站着，表叔，表嬸都問了我一些閑話，當時我模模糊糊的，促促促促的，也不知道是怎樣應酬的，但我也無心應酬這些，兩眼祇注視着站在她母親旁邊的慈姑，——我的表妹。我每一次擡頭望她的時候，知道她是正在看着我。

「你看那一對孩子！」表嬸忽然對大家這樣說。

我和表妹都有點羞愧了，我不知道表嬸說這句話是什麼

意思，大概是我 and 表妹互相凝視的原故罷，爲了這個原故，也許她聯想到什麼婚姻上去罷，然而我們是一對天真的，純潔的孩子，這些事連做夢也未做到，而且也不曉得什麼是婚姻，祇知道有一種天真爛漫的愛的魔力在我們中間牽引着罷了。就這一點證明，可以知道大人遠不及孩子！

第二天喫過早飯，不待大人們的囑咐，我們和別的幾個孩子就一溜煙的跑到後山上去玩去了。我們雖是初次見面，卻好像很熟識似的，一點也沒有拘束。說也奇怪，在這時我們遊玩的伙伴之中，雖然有很多的小孩子，我對於慈姑總覺得特別的親熱，其餘的都是淡淡然的。

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或一出門，一進門，都是手牽着手，那一種親暱的態度，是說不出來的。

有時，在人叢中，或僻靜的地方，我們常常擁抱着，很像現在西洋畫片上一對天真爛漫的男女小孩作擁抱狀一樣，我敢說，我們這種擁抱，比什麼都純淨，比什麼都高潔。

我記得我們常愛去玩的地方，是她的門前距離不遠的一條河流沙灘，在那里我們兩個人常愛去尋蛤蜊。

光陰是如此的飛快，我們在過着快樂的生活的時候，三叔就要帶我回家，說是在姑祖母家裏太住久了，已經有半個多月了。半個多月，住的日子總算不短罷，但我覺得祇有幾

天的光景，表妹的感想怎樣，我雖不知道，可是她一聽說我們要回去的時候，從她的臉上的表情看來，總也覺得日子過得太快了罷。

我們臨走的時候，他們把我們送到大門外的塘頭邊纔停住，我看着慈姑的兩眼眶裏，包涵着盈盈的淚水，不住的望着我，我委實也有點難過。後來，她真的哭了，表嬸對她說：「表哥還來的，」她纔止住了眼淚。

我們走的很遠，還見他們站在那里望着，我向表妹招了一招手，同時她也舉起嫩白的小手對我招了一下，這種招手好像是說「別了！再會！」當時在我是引起了無限的離情別

緒，祇有惘然的同我的三叔一路走了。

後來我在K城讀書，不常回家，鄉里的親戚故舊自然也是不大去了。第二次我到姑祖母家裏去，距離第一次去的時間已經有九年之久了，這時我已有十七歲，是和四叔一塊去的。

這一次去，自然是見不到姑祖母的，她已經死過三年了，她死的時候，她家裏還來報過喪，不過那時我還在K城，所以未得去。

表叔表嬸依然健在，慈姑也長得很高了，我簡直一點也不認識。她雖比我小一歲，我們的高矮都是一樣的，這時我

們也都懂得一點什麼是愛情。

她的美麗是我說不出來的，有一次我們靜悄悄的走到我們以前尋蛤蜊的一條河沙灘上，我附在她的耳朵上說：

「表妹！我愛你！」

「別瞎說！」她回過頭來，輕輕的在我面頰上打了一下，隨後她笑了，我也笑了。

「怪痛的，你看打紅了罷？」其實我一點也不覺得痛，我是故意的這樣對她說的。

「該打！誰教你的嘴缺德！」她笑着說。

「真的，表妹！我真的愛你！……」我抱着她狂吻，她

滿帶着嬌羞，起初雖然掙扎，後來也就安然順受了。

我們沿着河邊走着。手攜着手，彼此依傍着。這一天的天氣非常清明，河水是悠悠的流着，輕風拂拂的吹在面上，我們覺得非常的愉快。

又有一次，她在塘邊上洗衣裳，我也在塘堤上立着守着，她那蓬鬆的黑髮，半掩着那面頰上的紅霞，一面用她如白藕一般的兩個臂腕揉着衣服，清風一吹起來，她額上的散髮隨着飄拂，她的上衣，也隨着飛舞，這時我將她比作了天神，愈發覺得她可愛了。

「你看你身上的衣服，油膩膩的，還不快脫下來，我替

你洗一洗？」她一面洗衣，一面對我說。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幻想些什麼，祇癡呆的望着她，這時聽她說話，纔把我驚醒，——如同在夢中把我驚醒一樣。

我怎樣對答她才好呢？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祇羞澀澀的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衣服。我真感激她，她對我有這樣的深情！

「還不見怎麼髒呢。」我很久很久纔說。

「不髒？你看你多愛乾淨喲！」她的嘴向上一撅，的確有些揶揄我了。我真抱愧，祇有默默無言，聽着她的揶揄了。

她特別的好鬧着玩，我記得在一個清晨，我正在洗臉的

時候，她從後面悄悄的走來，用她的雙手把我的眼睛蒙住，在背後直是嗤嗤的笑着。

「誰？」我問。

「我！」她答。

「你是誰？」

「我就是我，你猜一猜看，猜不準，就不放手。」

像這一類的事情，她不知鬧了多少，也不知和我開了多少玩笑。有時把我氣惱了，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祇有求她的饒恕。真的，講開玩笑，我是纏不清她的，即使打

架，也是打不贏她的。

我在她家住在一個禮拜，每日都是在甜蜜中過生活，這種甜蜜的生活，可以說都是她給予的，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她纔好。

到我們走的時候，他們依舊的送到大門外的塘頭邊，我們走遠了表叔表嬸也都進到屋裏去了，我還見她獨自一人站在那棵椿樹下面默默的望着。我很想回去和他作一次擁抱，狂吻一下，說聲：「吾愛！再見！」但我們已經走得很遠很遠了。

我走在路上雲天霧地的，精神是髣髴髣髴，飄飄蕩蕩，

好像在半空中漂浮似的，假使我有靈魂，我的靈魂真個完全失掉了。四叔在後面同我講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問了許久，我纔答應他，但祇是含含糊糊的吱唔着。

「芝 你在想什麼？」他最後問我。

「沒有想什麼，四叔！」

「我同你說話，你怎麼老是不答應？」

「唔唔——」

「你有病嗎？芝！」

「不，四叔！我想——」

.....

我仍然是不能定神，我的整個的心，完全給她吸引住了，抓住了，然而我又不能不離開她，祇有默想着我們的既往，默想着我們的現在，默想着我們的將來，默想着我們的一切的一切。啊！這時的苦痛，除了我自己，誰還能知道呢？

如今又是六年了，前年回去，聽說表叔表嬸都早已去世。他們的家道零落得不堪，她也早已出嫁了，而我依然是外面漂泊。

我的初戀的影子，如今漸漸的輕淡，模糊下去了，但是回顧起來，這些事就歷歷如在目前，同時也引起了無窮的身

世之感，腦筋裏還繚繞着一種如絲如烟的斷續不絕的苦悶，
唉唉！真是「思往事，愁如織」啊！

一九二八，一一，二〇

她底遺書

—

很久未和你寫信，你又在懷疑我吧？不，決不的，我不是朝秦暮楚那樣的人，天知道，我的心已完全獻給你了，並且時時刻刻都縈繞在你身邊，少華呵，你不能諒解我嗎？我祇有一個心，我僅僅祇有一個受創傷的心，已經給了你，我能再給別人嗎？那麼，你的來信爲甚麼一定要那樣說哩？我

也幾次想和你早點寫信，但精神不能支持，心緒也不佳，屢次提起筆來，屢次又擱下了，在這兩月之中，可以說是完全給病魔纏繞着在，如今病算是好了，但精神還未復元，依舊不大好。

少華，你知道嗎？我現在在甚麼地方？是在甚麼地方和你寫信？你猜一猜看。啊啊，我是在京漢道上。當我住在家裏，病還未愈的時候，同學們一封信一封信的催，說是學校早已開學了，再要不去，功課缺多了，恐怕不好辦，教我早一點去，你想，朋友，我再不去，當真是想留級了。因此，雖然我的精神未恢復原狀，也得要迅速北上了。況且我的妹

妹昀蘭在梁垣有病，我得要去照拂照拂，愈得有早一點走的必要了。可是我臨走的時候，母親替我整理行裝，還叫我在家裏多住兩天，朋友，你想，我當然是不願意的，現在去，已經就遲之又遲了。到他們送我上車站的時候，好像是此次別離再不能見面的樣子，大家都很悽然，父親替我去買票，母親囑咐我到寒假同妹妹早一點回，至於我的小小弟弟，他真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他祇牽着我的衣角不要我走，像要哭的樣子。因此，朋友，我發現了人類的同情心，我發現了人類的愛是真實的！

現在已是到了夜間，皓月當空的時候，我一方面在給你

寫信，一方面看看窗外的月華，朋友，這是如何歡欣的一件事啊！我從S站上車的時候纔六點半鐘，夕陽還未完全沈淪下去，月亮纔從東山爬了出來，啊啊！光陰流駛的真快，不覺已經到了半夜了！我的雙親和小弟弟這時候恐怕正在計算我的行程呢。

夜是如何的偉大啊！朋友，你是知道的，我讚頌偉大的黑夜，如同我讚頌偉大的光明！這時分，火車負着它的重大的使命隆隆的奔赴它的前途，破滅了無邊的夜之靜寂。而峻嶒的山嶂，黑簇簇的莽野，都披上了一身黯澹的黑衣，好像包藏了無限的神秘似的。

月是如何的皎潔啊！她好像美麗的女神披着輕紗跳舞在無涯的青碧的天海裏。在這全黑的宇宙裏，她撒下了淡淡的清輝照着大海，照着荒林：啊啊！我幾時能爬上那兒去？朋友，你不信吧？我有煩悶時，一看看她，一切都如雲烟般的消散了，我有不滿足時，一看看她，一切都覺着滿足了！唉唉！命運之神喲！我願你，你是我的上帝！親愛的少華！我是如何的癡癡啊！千里外的旅途上，我又在深深的拜她，虔誠的祈禱她了！我祈禱她不是爲別的，祇希望我前途的成功，祇希望我內心的滿足，唉唉！這一點點的希望，一定能如願以償的喲！我的偉大的天神！

一切山河齊齊的很迅速的向後倒退着，好像是揮着手高聲的嚷道：

「再見了！再見了！朋友！在這一剎那我們匆匆的相逢，又匆匆的別離了！朋友，再見了！」山河是在遙遙的歡呼着相送，車窗外邊鐵路兩旁的楊柳也是在嬾娜的點頭跳舞着歡迎着我們。少華，這樣的風光，這樣的夜色，我是如何的愉快而陶醉呵！

好了，夜已深了，我的身體實在疲倦的了不得，話也說得太嘈囂了。

昨夜在車中半夜未得睡着，精神困倦得很，今晨五時四十分到了C站，我一個人慌慌張張的把行李曳着下了車，一方面顧到行李，一方面還要去買票。在C站轉車到梁垣真麻煩極了，尤其是一個人。C埠離梁垣很近，你知道的；我想馬上一脚跳到，好從長休息休息，但是那能夠呢？誰知事情真不湊巧，我到賣票處一問，賣票員說今天車子晚了點，到下午一點鐘纔能來，現時可以買票。因為時間太長了，所以叫了一輛人力車把我和行李拉到一家旅館裏暫時休息着。我本來不願意住旅館的，時間既太長了，車站上又累人，也

是沒有法子。這旅館名叫金臺，很闊綽。我是住在第二層樓上第二十八號的一間房屋裏，這間屋子並不大，頂多也不過祇住下兩個人。可是光線很好，空氣也很流通。室內陳設也還講究。

天氣變化的真快，昨夜月光如水，今晨濛濛的下着薄薄的微雨，現在還是如細絲般的和着剪剪的輕風吹落不休。這時我真煩燥極了！尤其是茶房的聲音，叫嚷着令人討厭，也許是我不慣住旅館的原故吧。

雨，漸漸的下大了，以前是斜風細雨，瞬間就快要轉成暴風暴雨了！這時我的心情由煩悶而轉到孤寂，滿心的風雨

充滿着無限的淒涼！因此，一霎時想到我是千里外隻身漂泊的孤客，一霎時想到剛別離的家鄉和臨行時戀戀不捨的父母和小弟弟，一霎時又想到梁垣的妹妹和北京的你，但這些不過徒祇增加我的惆悵而已！不知怎的，少華，一想到你，我的脆弱的心情就起了一種異樣的變化，一想到假若你這時是在和我住在這旅館的，我的心情越發怦怦的悸動得厲害。不想吧，然而那能夠呢？這也許是一種卑劣的心情，朋友，望你原諒我！

再談了，少華，我要在床上睡着休息休息。

三

少華！我到學校已有三日了，長途旅行的精神的疲倦，現在已完全恢復，此後我當常和你寫信，祇要我有時間。前寄給你的信，計已達到了，請你一接着我的信就回覆我，我是如何的渴望着啊！

學校早已開學上課了，我到學校一看，甚麼都改了樣似的，即使舊同學也好像換了新人一樣，這大概是病後的心理作用吧。我既是後到，功課缺的很多，一點頭緒也摸不到，這叫我怎麼辦呢？一提到功課，我煩惱得甚麼也似的。少華，我是極好勝的一個人，若是有一門兩門功課不如人，我

拚命的也要去幹，不惟功課，凡事都是這樣，一有不勝人的地方，總要生法子去勝人纔好，因為環境的各種關係，當然有不如人的地方甚多，然而結果祇有氣悶。母親說，因為我有這種脾氣，從小時和別的小孩子在一塊玩耍也不知淘了多少氣。朋友！我有這種僻性，也許是我多病的一個最大原因吧。我覺得「好勝」是可以的，「氣悶」則不必，我很想把這怪性情改掉，然而習慣了，不覺的又犯上了，俗言說：「山河易改，本性難移」真是不錯啊！

現在還有甚麼可說，功課既缺了一個多月，祇有慢慢的「一門一門的去補習。但是，少華！我希望你常常給我以嚴厲

的策勵！

不錯，我想起來了，還有一件事忘記報告，就是我妹妹的病也好了。你聽了這個消息，大概也該喜歡吧。因為我們姊妹的感情比平常人的不同。我們在一處是再親密再好也不過的，若是她的病還未好，我着實也發愁。我一剛到學校，她小雀似的跳出來接着我。她出來乍見面，我幾乎不認識，因為她清癯許多了。現在她還問你給我信沒有呢。

·
·
·

唉唉！我本來還有許多話想和你說，不覺上堂鈴已經搖了，下次再談吧，我的朋友！謹以至愛，祝你努力！

四

敬愛的少華！你寄來的信和紅樓夢我都收到，謝謝你的盛意！我說這謝謝兩個字也許你以為我是客氣吧。然而我不這樣說，你叫我怎樣說呢？我內心的感激將用甚麼方法表示得出來呢？

紅樓夢這部書，我覺得是中國空前的講愛情小說的第一部傑作，不但前無古人，在最近的將來，恐怕還是後無來者。這書我很愛讀，在三年前我已草草的看過了一遍，現在既承你的好意（你又說我是客氣吧）送了我一部，我打算再細細的看兩遍，一則免得負了你的好意，二則我可以再領略領

略愛的滋味，因為這書實在是不厭百回讀的。

你說現在的出版界太濫了，想找一兩本看得下去的作品，簡直寥若晨星，兼之一般從事文藝的人不大努力——也可以說是不大忠實，所以要想有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的收穫，不知到那一百年纔能夠實現。少華，你說的話很對，現在好一點的作品實在不可多得，出版界的濫，確切是實在情形，但我覺得這也不一定完全說它是一種壞的現象。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栽培，灌溉的時候，不是馬上就望它收穫。自然，其中若有成熟了的，我們是更高興的了不得。所以一有文藝的嫩苗，我們祇有培植它起來，望它長大，煥發，不可

加以藐視，摧殘。少華！我的意見是這樣，你以為如何？

前一天家裏來信，說是家鄉土匪越發猖獗了，我們住在城市上還好一點，西南鄉燒了幾村，劫掠不堪！然而匪勢很盛，早晚城市恐怕也不能保，因之住在城市的人民都驚慌的了不得，像有大禍將要臨頭的樣子！聽說兵匪是通氣的，城內雖然駐紮了許多大兵，鄉下鬧反了他們就不管一下，甚至他們還有到鄉下參加土匪的隊伍攪擾老百姓的。唉！兵匪的世界，到處都是佈滿着兵匪！我們真是不幸，生在這個亂世！少華，你的家也來信了嗎？

你來信教我保養身體，少勞動，我是如何的感謝你的厚

情啊！朋友，我甚麼也沒有做，勞動更說不上，每日除了上課以外，差不多天天玩，真的，一點也未說謊，你不信嗎？現在也很快樂，沒有一件事可以使我憂愁，隔一兩天我還和妹妹同別的朋友去逛逛龍亭或曹門外的齊魯公園，少華，你相信我的精神是如何的愉快啊！但我現下有一點擔心的就是家鄉的父母受土匪的驚嚇，除此以外甚麼也不管。因此我一無牽掛，所以我的心裏很愉快。

親愛的少華！我也希望你保養你自己的身體！

五

我讀罷你的信以後，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你爲甚麼又那

樣說呢？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的整個的靈魂都獻給你了，你還不能諒解我嗎？天知道，祇要地球不滅，我是一心一意的愛你的！少華^弟！我們的靈魂早已溶成一個了，希望你千萬不要懷疑我！你能不懷疑我，也就是愛我了。你說郝希真常與我來往，這真是冤枉死人啊！他不過是我的一個遠門子的表弟，他每次到我學校裏來，也是因為有家鄉的事要來接洽，他能阻礙我們最純潔最高尚的愛嗎？少華！你千萬不要覺得我和他將要發生怎樣的關係。不惟我，即使和我同學的同鄉們，都討厭他。他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一個師範未畢業的學生，品行既然卑陋，說到學問又是狗屁不通（恕

我說話太粗魯了)。而他又偏偏不要臉，到這處求愛，到那處求愛，結果，她們祇不搭理他，都嗤之以鼻。她們說他祇會唱幾句狗叫的音樂，別的甚麼也不知道，而他自己還「不揣冒昧」到這個人面前唱一唱，到那個人面前晾一晾，真討厭極了！朋友，一個人被別人討厭到這種地步，虧了他還活着，要是我就不能活。

你來信又說，希望我們早一點結婚，若是經濟獨立了以後。少華，這一點我的見解，和你稍微有些不同，我覺得我們的經濟雖然獨立了以後也不必結婚，也不要發生肉體的關係，要永遠保持着我們聖潔的高尚的戀愛，因為肉體的戀愛

是污辱了高潔的靈魂。這也許是一種絕大的錯誤吧，然而在
我一方面我總覺得這樣辦比較的好。固然，還有些人主張經
濟獨立以後纔結婚，或者有主張結婚不結婚與經濟不發生關
係的，因為即使無經濟也可以名義不結婚而實地結婚的。這
兩種主張若是教我選擇，我還是從後者，親愛的朋友！你以
爲怎樣？

少華！我們祇管愛着，我始終是愛你的，望你千切不要
懷疑我，因懷疑是頂不好的一件事，由懷疑而嫉妬，由嫉妬
而惡感，由惡感而絕交，前途是很危險的。朋友，我希望我
們要坦白的愛，要放量的愛，也不要生別的不潔的念頭。時

間的廣續，也就是我們的愛的增加。我說過了，祇要地球不毀滅，我們的愛是永存着的！任何人不能阻礙我們！任何困難不能隔絕我們！少華，你信任我這話嗎？你如果不信，就是你自己對於愛不忠實，將來首先破壞我們的愛的，不是被懷疑者而是懷疑者。到了那個時候，朋友，我所受的痛苦，當比這時被懷疑所受的要^多在千萬倍以上了。又或者呢，到了那時候我久已不在人間了，依我現在的身體這樣的孱弱看起來。這邊的天氣真壞。早晨起來，天上就是有一點微微的薄雲，還清朗得^得，不料到了下午，狂風就大作，地上的灰沙都吹捲起來把天空就遮蔽成黃色了，太陽也看不見。下午本

打算出門買一條手帕和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也祇好作罷。你說北京是個沙漠地方，我看梁垣真正是個沙漠地方呢。

六

今日天氣清明，也是星期，一早郝希真就跑來了，說是今天禮拜天氣好，約我們出去逛公園。我心裏想着那個傻子死不要臉今天又來了。我祇推着今天有點不舒服不願意去，昀蘭和別的同鄉們都說有事以婉言謝絕，那個傻子來的時候很高興，去後祇是快快的，看來怪可憐的。我們真是騙人的騙子！待他走後我們喫了早飯就出去逛齊魯公園。

齊魯公園在曹門外是你在梁垣的時候我們常逛的一個老

地方。這天天氣分外的清朗，我們在道上步行着手牽着手精神很愉快。可是到了曹門大街那一羣叫化子真打麻煩，我們在前面走他們祇是在後面叫。「可憐可憐我們吧，太太小姐們！」我們給他們每一個人摔了一個銅子去，他們仍然不知足祇是在後面追着叫着，真討厭，然而他們也太可憐了！

到了公園以後，看見遊逛的人很不少，這大概是星期的原故吧。滄浪亭上人坐得滿滿的，依他們的服裝看起來多半都是學生，我們走過了溪流繞過了花叢來到了貝子湖。貝子湖的水依舊是澹澹的清涼無比。這時有微微的輕風，吹過之後，明澈的浮波上起了一層細微的皺紋，可以令我們精神愉

快，可以令我們作一種遐思。我們見了滄浪亭上的遊人走了之後就馬上去補他們的缺。滄浪亭是在貝子湖的左方，亭建築在清明湖的水中央，很高兀，在上面可以眺望園中的全景。啊啊，我何必說到這麼詳細，少華你該回憶起。那一月夜的沈深的時分，湖水是如此的平靖，天空是如此的一碧如洗，皓月是如此的皎潔，涼颼是如此的輕輕吹拂，呵，少華！我們曾在此作一長時間的甜蜜的擁抱，假若靈魂是眞有的，我們的靈魂可以說是溶合在一起了，假若上帝是眞正存在的，祇有上帝可以作證，我們的愛是眞誠的永遠不變的，直到地球最後的末日！

這個時候的清明湖風景是依舊，惟沒有夜色，少了月明，然而也別有一種風味。涼颼從我們的身邊悄悄吹過，柳絲也嫵娜的作舞着，自然，風過後湖水也吹起了一層淡薄的皺紋。昀蘭傍着檻杆指東畫西的叫我們看，淑茵——我的同班——祇呆呆的看着湖水沈思，似乎別有懷抱。玉貞——你認識的——和我也都是呆坐着有時望望全園的風景，有時望望白雲變幻的天邊，然而仍免不了感喟的思緒。不到一會，各人的遐想好像都付給流雲帶到天邊去了，轉過頭來都聚集一處，談着今，談着古，談着戀愛的的事情。一談到戀愛，尤其是我的一個同班梅君說得津津有味，她王張廢除婚姻制度，

不要結婚，祇有戀愛。那就是說任何男女都可以不用結婚的形式而結合的，任何男女都可以戀愛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異性的，祇要他或她能夠。這時所生的小孩自然要送到公共養育所去。後來又談到別的許多問題，總之都是無頭無尾的，沒有一點次序，也沒有一點結果。又玩了許久，纔回到學校來。

我們回校之後已經是下午一點半鐘了，天空起了一陣烏雲好像是要下雨的樣子，我們很慶幸我們回來的是時候。

七

今天的功課草草辦完了以後，我就和淑茵到外邊去遊逛

——遊逛，我差不多每天或隔幾天就要舉行一回，我深知道我的身體不大強健，精神也不大好，時常在外邊遊遊也許對我的身體，精神都有點補救，少華！你不也是說叫我少操作多散散精神嗎？

我本來打算到南關外花園去看看的，淑茵說天太晚了，恐怕一去了再回來就夜了，不如到龍亭去，就近些。

我們到了龍亭以後，天邊已浮着幾朵淡淡的晚霞，夕陽已在漸漸的沈沒，我們登在龍亭頂上也祇能凭在石檻上遠遠的眺望，即使散散步也不能走的很遠，因為這頂上的方圍是很不大的，踱來踱去也出不了這個狹隘的圈子。我們有時也

進到那一間黑屋子裏去看看那宋朝遺留下來的青石龍凳。

在這上面也無須乎感慨或作甚麼弔古的太息，因為我們是常在這上面來，也來得夠了，即使那潘楊二湖的水也不能叫我們感覺着一點甚麼，祇看見青青蘆葦隨着輕風而蕩搖。

有時看看從清淡的水面上飛來的野鴨撲的一聲飛進水去或飛出來，有時看看一對對的男女在小划子上蕩來蕩去或一堆堆的窮家婦女在湖沿僂佻着腰洗衣服，其餘的甚麼也不能使我看見或感覺得到，雖然現在的潘楊二湖即是宋朝當時的潘楊二府。我們用不着留戀過去，我們要努力創造將來，在現在的荆棘途上我們要抓着現實腳踏實地的奮鬥着去開闢一條坦

蕩的光明大道！朋友！勇敢些吧！將來的璀璨輝煌的宮殿我們要去努力建造起來，過去的祇是些骷髏，我們何必去留戀呢？因此，朋友，即使潘楊二府變成潘楊二湖也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了。

依在龍亭後邊的石檻上可以望見滿城，滿城的城是沙土築成的，敗頹不堪，就是城內的房屋也塌廢了許多，我想不是沒有人去修葺，實是沒有錢的原因，因為滿人多半是失業的，自己的生活還維持不了，那還有錢去管這些？他們自己住的屋子你一看就知道多半是東挖西補，得過且過的。自從平軍到梁垣以後，就把他們移到河套，青海等地方去開墾，

不願意去的就挨餓。開墾這個辦法，在他們的生活未解決以前，我覺得也是一個好法子，可是未去的老老小小實在太可憐了！

天已漸漸的拉開了黃昏之幕，到我們回校以後已是昏黑了，學校的照時間開的飯已經開過了，我和淑茵只好自己忙着做，昀蘭也來幫我們的忙。再談，祝你晚安！

八

親愛的少華！這幾天過的生活真是苦悶得很！我的父親於昨日搭車到這里來了，他來的唯一目的就是叫我回家去解決何氏的婚姻，他知道寫信，打電報叫我回去都是無效的，

所以他親自來接我。啊！少華，我真窘極了，無法可想，到底回去呢，不回呢？回去吧，我知道到家中單人獨馬沒有人幫着我說話，是戰不勝環境的。不回去吧，惡狠狠的父親又生生的逼着我非回去不可，像他昨天晚上逼迫我的樣子，我非死不可了。昀蘭說我一個回家她是不放心的，到家的說不一定要發生甚麼意外，萬一要回她就同我一起走。本來父親也很難爲情，也全怪不着他，據他說何家逼的很緊，他也是無法，打官司吧，他是怕了的，而且也說不過人家，這是從小憑着媒人兩下情願訂的婚姻。少華！你叫我怎樣辦？這機械式的牛馬式的婚姻我是絕對不成認的，但又想甚麼法子抵抗

呢？父親叫我回去自己解決的這一難關又怎樣度過呢？我想這萬萬不能回去，一回去多少要發生意外，唉！我早就知道早晚要有這一回事，現在居然來到了，我的腦神經幾乎錯亂，昨夜哭了一大場，今早起來混混沌沌的，精神頹喪像是有病的樣子。然而哭，是沒有用處的，自己的眼淚洗不去自己的悲哀而且祇能增加自己的傷心博不得別人的同情。現在除了自己幫助自己，竭力的奮鬥，掙扎，生法解除這買賣的婚約以外還有別的甚麼法子呢？

昨夜失眠，今天鎮日困倦，但也睡不着覺，精神自然是頹敗不堪，長此下去，將不免一場大病，這是我經驗過的常

例，有一次刺激，就要害一次病，病的大小要以刺激的大小爲轉移。啊啊！朋友，我快要病了！我快要病了！

這幾天我很盼望你的信來，少華！你爲甚麼這多日子不寄一個字？你是病了嗎？你是另有愛人嗎？抑是有別的原故呢？我猜想的這些，希望完全是假的一點也靠不住！朋友，你假若真是病了，教我心裏怎樣的難過呵！我恨我無雙翼不能即時飛來看看你，你若是另有了愛人的話，我很希望你能忠心專愛你所愛的人，不要想到我，免得你受痛苦，但我依舊是愛你的，雖天荒地老也不能改變一點，因爲我的一顆耿耿的赤心已經是獻給你去了！你爲甚麼不給我信，即使有愛

人也不要緊的，我是很容易被棄掉的，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最後的信，我是如何的渴望着啊！

九

少華·久久未覆你的信，你很懷念吧？因為我也是病了，現在纔好一點。自從梁垣我的同學轉交來你寄給我的信以後，我很替你着急，因為你病了而且病到那麼厲害，有誰人服侍你呢？我也不能飛到你跟前來招拂你這是如何一件痛心的事啊！我怪你不來信這完全是我的錯過，望你能加以深深的原諒，那也是我一時的神經的昏亂啊！後來又接到你給我的——一個明信片說是你的病快要好了，不過精神還未復原，

這在我好像是得了一個大赦的命令一樣，以前的罪惡完全於我不相干，從此我的身體，精神，靈魂都得着絕對的自由了。實在，自從你來信說病得很厲害的時候，我的兩肩好像是負了重大的擔子，我的心裏老是懸着一個石頭，真的，我每天受着很大的痛苦。如今擔子是從肩上卸下來了，石頭是從心裏落下來了，朋友，我那有不快活的呢？可是你又說病既未完全好透，又天天在愁苦的生涯中過活，真是懊惱極了！因為家中錢寄不來，所受的苦痛比害病還要加幾倍！少華！在這一點上我很替你發愁，這也是難解決的一問題，假若我有錢，我不惟一時的可以幫助你而且可以供給你在大學

畢業，而我偏不幸生在一個窮人家的，自己也就成了一個窮人，——而且是朝不保夕自顧不暇的一個窮人！少華！我深知道你家中的一切，你母親不好好的寄錢給你，所受的痛苦自然是常有的，我對你當表以深深的同情，而且我以誠懇的赤心希望你努力奮鬥着，掙扎着，前途的光明之神正在伸開了雙手期待着擁抱你，我當以虔誠的膜拜的深深祝禱你將來的成功！

現在我和妹妹湊集了十七塊錢寄到來，望你收下作爲零用，修養病是要緊的，千萬望你不要愁苦過度。錢若是不夠用，我們若能再湊幾塊，以後再寄到來。

我們是八月十八那一天動身回家的。父親生逼着我回，到底未拗過他，昀蘭怕我到家發生了意外的事，所以也跟着回來了。

還好，何家的婚事，其初很強硬，後來經我親自寫信給他，婉轉的說，再三的說，纔緩和了許多，以後費了許多周折，託了許多人到那家去說，纔把婚約解除了。

祇以精神來不及，我不能多寫，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自已要保養你的病纔好。

十

我鎮日在雲天霧地的過日子，昏昏迷迷的，我的病似乎

一天沈重一天，醫生說是神經太衰弱的原因，我的肺部也好像有甚麼東西壓迫着在，很沈重，然而未聽醫生說我是有了肺病的。今天病好的多了，昨天一鎮天我在病榻上臥着，昨天晚上接到你的信，還是昀蘭遞給我看的。啊啊，少華！你的病雖然好了，我的病卻加重了，唉！我們倆人成年多病，好像是病魔跟着我們在。上帝不會給與一點幸福，我所享受到的祇有莫大的苦痛，我一生的美好的歲月都消磨在病的生涯中嗎？唉！

最近，病一略好點的時候，我很愛在月光明媚的深夜裏坐在門外梧桐樹下的青石板上和妹妹弟弟談天，弟弟叫我講

故事，我就把孫悟空，豬八戒，東的龍王西的海給他拉了一大套，妹妹叫我講笑話，我就把笑林廣記上面的，依我記得的講給她聽，講到「跪」那一個字的笑話的時候，妹妹和弟弟都嗤嗤的笑了。我們談高了興，雖到大半夜還不進去睡覺，不管母親在屋內大聲喊叫的多麼有勁。

的確，在月夜梧桐樹蔭裏坐着談閒天是有意義的，我覺得在這一剎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候，不是我有病，怕着了涼，一鎮夜叫我在這裏坐着我都願意。你看！那天上的星河是多麼皎潔，那一輪皓月掛懸在碧藍的空中如一幅鏡子又多麼明澈。有時還能瞧見一顆流星晝然的飛過了溼溼的天河，而微

微的清風溜過，搖曳着婆婆的桐影，我們坐在蔭影裏任憑輕風的吹過，任憑樹枝的婆婆，我們如一些仙子，假如生了雙翼，早已飛到天上，飛過了天河，流到了天的海底！

但是秋已漸漸的深了！在外邊坐久了，感受着無限的涼意，祇以病魔的纏繞，以致不能盡量的享受大自然給與的恩惠，這是很抱憾的一件事！

少華！假使你處着我的境地，想必你也有同感吧！

這幾天秋風颳的很緊，望我們各自珍重！

十一

我又許久許久不和你寫信了。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

的病全好了，我很安慰。我別的甚麼也不希望，祇希望你的病快好，我是日日夜夜的這樣的盼望着，祈禱着，如今我的希望已經達到了，別的我還希望甚麼呢？少華！你知道我心裏在這一剎那是如何的高興呵！可是朋友，我的病越發加劇了，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鎮日的在病榻上呻吟着，父親叫我去住醫院，母親說在家的好調養，我的意思，實在不願意到醫院裏去，我覺得太孤寂，不如在家的，還有弟弟妹妹伴着。少華！我真不願意對你說，我的病是日見沈重了，我知道你對我很關心，聽了這個不好的消息，一定要愁悶。但是，我的親愛的朋友，這能瞞藏得住嗎？終久是要給你知道

的，不然，到我不能寫信告訴你的時候，即使想給你知道我的一切，也就晚了。

我的病加重的原因，這一次受驚，和道路的跋涉也許有關係吧。朋友，料不到我們S縣，這一次遭這樣的大劫。往年的戰事，在我們S縣也是有的，所損失的自然也是不少，但想不到今年有這樣的激烈，也想不到所受的創傷有這樣的大！朋友！這一次我是親自領過戰爭的教訓，並且我是親自嘗過激烈戰爭中的彈雨槍林的滋味！

我記得戰事的發生是在九月十六的晚上，天上沒有絲毫的雲，正是月光如水的時分，我和弟妹等正在外邊納涼，忽

聽車站上砰砰的槍聲一陣陣起來了，比除夕家家戶戶的爆竹聲還要熱鬧。我們也知道當晚的消息不好，但不知來的有這麼迅速。在那晚上四點鐘以後，——六點鐘以前吧，從南邊開來的兵有三四列軍。父親從車站上跑回來說，今天晚上你們小心着，F省的兵開來了幾列車，看他們洶洶的樣子，形勢很不好，恐怕今天晚上就有戰事發生，現在的一般人心都是惶惶的。父親到各處探聽消息，都說很緊張。同時城內的兵也有了警備，不到一會城門也緊閉了。因此大家越發恐懼起來，城內的人自然是出不來，像我們在城外邊住的這時也跑不掉，因為南邊的兵一下車的時候都散住於各處，取包圍S

城的形式，同時各路上也把守許多兵，不准人往來。到了七點半鐘，天剛纔晚，月亮初出，幾陣暮鴉正飛向城內的奎塔，而我們也剛纔喫過晚飯正在門外梧桐樹下納涼的時候，四下的槍聲就聯珠似的起來了。

這時候我們想着我們的一家人的性命要全葬於這一次的炮火之下了，也許不祇我們是這樣着想罷，恐怕同時有千千萬萬的人們在這同一命運之下的都是這樣設想着。尤其是怯弱的我，當時的恐惶的心情歷亂得不堪，生怕一個流彈落在我頭上來了，假若就從此結束我這二十年的短短的生命，我一想到隔離幾千里路的你，不能作最後的見面時，我的脆弱

的心裏愈加歷亂而恐懼了。少華！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我不是對你常說嗎？死是不必怕的，然而我們是人——不是甚麼超人——是平平常常的一個人，我們要努力求生，我們要竭力免去死，到不能免去的時候，也就不必怕，怕也是不行的。生，死，原來都是可怕的，我們不必怕死，正如同我們不必怕生是一樣，這話也許太模糊了吧？

炮聲一刻一刻的緊起來了，小弟弟膽子小，嚇的哭出來。我們當時對着他甚麼話也說盡了，甚麼法子也用盡了，都不能擋住他不哭。這哭聲的暗示，我當時想，是他求生的表徵，因為他是一個動物，他是一個有生命而竭力想繼續他

的生命免去死的一個動物。

流彈有時打在屋瓦上錚錚的響，有時從窗櫺穿進來打在屋內的磚牆上，我們沒有辦法，祇得將竹席舖在地上，就在席上面躺着。炮聲緊了是這樣辦，稍爲息了的時候，就起來做吃或料理別的事物。

城裏邊是W大帥的兵，其初沒有準備，也想不到有這一次的戰事發生，到這時候他們祇把S城死守着，不管外邊包圍的多麼緊，攻打的多麼厲害。但是城內秩序完全紊亂了，——雖然城外也是一樣——他們吃的，喝的，住的，用的，都是歸老百姓出，並且聽說有許多婦女都被他們姦污了。城

裏邊的兵雖然很少，因為他們是死守待援，所以也就不容易破。

少華！有一晚上炮聲依舊緊急的時候，險些把我們嚇死了！看看車站上起了大火，看着蔓延到我們住的這一方向來了，同時哭聲，喊聲，和着轟轟的炮聲大作起來，滿天煊染得通紅。妹妹臉上的顏色變成慘白，我也祇嚇得慄戰，父親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母親說，「我們祇好死了！」還好，不到一會，火頭轉過了灣，我們是燒不住，去燒我們以外的我們了。

S城緊緊的包圍了五晝五夜，好容易我們逃出了虎穴。

我們像一羣乞丐顛顛簸簸的背背駝駝的在崎嶇的路上走着。

我們是向南方走着預備到站搭車到日埠去避難。我們走的是崎嶇嶇嶇的小道，遇着的自然是些荆棘，除此以外，甚麼也見不到。我們的辛苦祇有我們共患難的人知道。

然而這時還慶幸我們自己，我們是已經脫離了虎口。

當我走在荆棘路上的時候，戰爭，和平，和平，戰爭，這些字眼在我腦筋裏盤旋飛繞着，「戰爭即是和平，」我終於這樣想了，然而我的病這時似乎沈重到十分，我的腦筋也愈加昏潰了。

到戰事平息了，我們回到S城，不知怎麼的，少華，我一見了，就想流淚，幾乎要哭出來，因為現在的S城像一座幾千年場廢的古城，與我未離開它以前完全是兩樣了！北關外的車站也荒涼得很，路上往來的不過是幾個挑擔子的賣花生或賣別的吃食東西的人。城裏邊沒有一點生意，破碎而遼闊的街道上也不過三三兩兩的人在往來的踱着。城外邊更不必說，房屋多半是被大砲轟塌了，有的是被火燒掉了，半截的牆上還可以看見紅赤赤的被火燒的痕迹。城牆倒塌的很多，半半截截的殘磚都橫在凸凹的淺草地上。總之頽磚廢瓦散布在各地，到處都是滿目荒涼，明明的是一座破落的古

城，比以前繁華的S城，真是不勝今昔之感了！所以我一見了，就想哭出來，雖然沒有甚麼可哭。

本來我的病是好了許多的，醫生囑咐靜養，就會慢慢的好起來。誰知這一次不幸的事情竟然發生了，在路上受了一些風寒，又受了些驚嚇，所以我的病越發難治了。

今天總算比較好的多了，不覺給你寫了這麼多的字。寫過一遍，我也不想再看，信中有錯的或脫落的字都請你改正。

十二

少華！我已是病倒在醫院了！你的信是今日清晨昀蘭送

來的，幸喜你還平安，我別的甚麼也不希望了。

住醫院不是我的本意，父親見我病勢重了，一定教我住，也就沒辦法。在這裏邊一切都很清潔，也不孤寂，因為我妹妹常在我身邊陪伴着。看護婦看護的也很懇慤，周到，所以我一住到醫院又覺得比住在家的好的多了。

少華！我的病，也不希望它再好了，——不是不希望，實在是沒有希望了！有時我的呼吸簡直換不過來，現在是斷斷續續的殘延下去。

朋友，一切都完了！此生此世，一切燦爛的光明的希望，與我已是無干，就從此了結這二十年的辛苦的生命吧！

這二十年的生命，看來雖是很短，我覺得已經很長遠了，朋友！在這二十年中我曾飽嘗人生的痛苦的滋味，已經疲倦得不堪了！但我已無所怨恨，這是生的努力。

少華！我很想和你見最後的一面，多少想說而未說出的話就在這時一起說完，然而終久這是一個夢想。

朋友！我想到我艱苦的過去，又想到你困苦的將來，又想到一家窮苦，雙親年邁，弟妹的前途，我不禁潸潸淚下了！

少華！我的親愛的少華！想起我們在深濃夜色裏，寒月下
的誓言，尤其使我痛哭呵！如今已成了哀傷空虛的記憶

了！：

我不能再寫下去，即使寫下去，也徒使你起傷心的回憶呵！頃刻她們來了，又要禁止我寫信了。

十三

今日的天氣很陰霾黯澹，空中的淡淡的白雲很迅速的飛去，我臥在病榻上，兩眼祇無聊賴的癡望着窗外的慘慘的雲空，並且有剪剪的輕風時時從玻璃窗罅裏吹進來，微微的從我身上旋轉了一下又悄悄的飛去了。我很怯寒，當它來的時候，就要打一個冷戰，又把被子展緊了一些。當外邊的涼風颼緊了，門外就飄進了幾張落葉，颼颼飛在我的床頭，這是

表示已經到了深秋了。

深秋到了，我的病依舊如故，朋友呵，我的精神恍惚得甚麼也似的，簡直像一張落葉到處飄飄不定。

我的朋友！昨夜又夢見你了，我們是互相擁抱着哭泣，在月色慘淡之下。但不知怎的，我們都沒有眼淚，頃刻就變成狂笑了！

呵呵！少華！如今我一閉眼就看見你，但我一睜眼你就又沒見了！少華喲，在我未見你一面之前，我是不能死的喲！即死也是不能瞑目的喲！蘭蘭見我流泪，她牽着我的手說，「姐，姐，何必自苦哩？你若想少華回來，我寫信教他

回來看你就是了，好好的靜養你的病吧！——「唉唉！這明明是騙我哩，幾千里路的隔阻，又因戰事交通的不便，這是一時能回來的嗎？即使萬一能回來了，恐怕我的屍身早已埋葬在荒山了！呵呵！朋友！我將和你訣別了，你知道嗎？

朋友！請求你原諒我，我不該擾亂你的心扉，但我已是將死的人，我知道我的肺病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了！你不能對你心愛的人作最後的一個原宥嗎？

我的氣息是促迫而低微，我的心情慌亂得說不出一句我想說的話來，無論對於何人，我的手是如此的戰搖，寫的歪歪邪邪，一切都請你原諒吧！假使我下次能執筆的時候，我

一定是要再和你寫信的！

十四

親愛的少華！

今天恐怕是和你寫最後的一次信了，我還說些甚麼，甚麼也說不出來，所說出來的，一點不是我心裏所想的喲！但也不必再說些甚麼，這都是無用的，而今祇聽一秒一秒的時間吞沒我。到最後的一秒鐘時，我就停止我的呼吸，闔上我的雙眼。

但我在病榻上已經昏絕過幾次了，當每次昏絕之後，我的妹妹就拉着我的雙手，哭哭泣泣的喊着，「姐呵！姐呵！

你爲甚麼不望我呢？……」可是我那時完全失去了知覺，不會答她一個字，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她真是一個可憐的女子，我病在垂危的時候，她孤孤單單的在我病榻側邊坐着陪伴着我，窗外有老虎的狂風刺刺的落葉，吹着，打着，滿室的淒涼祇有我們兩人能夠領略。

朋友呵！我們要從此訣別了！而今已矣，我對於這慘酷的人間已無所留戀，我所不能已於言的，即是昀蘭明年暑假就畢業了。畢業以後，她還想到P城去升學，但我想家的既窮到如此，何必再去讀書？即使升上了學，家的那有錢供給呢？到我辭卻了人世，她的一切都交托給你，那時你若能勸

阻她，那是再好不過了，如不能勸阻，甚麼都請你照拂。

少華呵！她是一個有天才的女子，一切都比我強，死後，我很希望你能夠忠心的愛她，愛她如愛我一樣。少華呵！我僅僅祇有這一個重要的付托，你若愛她，卽是愛我了，我雖死也是不會死的喲！少華！你愛我嗎？你接受我這唯一的付托，纔是真正的愛我了，我雖死也是瞑目的呵！

朋友，我親愛的朋友！再對你說些甚麼，我想不出話來，不，我想說的話實在太多了，我寫不出來，一點也寫不出來！

少華呵！我的親愛的少華！永別了呵！……我死後，請

你不要以我爲念，望努力創造你前途的光明，自己珍重好了！在我這未到最後的一呼吸的時候，我祈禱神，祈禱偉大的天神，給你永永的健康！

少華呵！親愛的少華！我叫你的名字祇有這一次了！這是我給你最後的信了！到你回來時，你已見不到你多年的故人，當你見不到的時候，請你不必尋找，也不必悲傷，她是已悄悄的走入另一個世界了！

——十月卅一日曉蘭絕筆。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抄完。

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民國十九年十月再版

▲ 她的遺書 ▼

實價大洋五角

(同業公議
照碼加一)

不許翻印

著者 翟永坤

發行者 開明書店

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

發行所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82

